第六屆「醫學人文經典閱讀」徵文得獎作品-行

非醫學組 第一名 / 心理三 李易儒

我從來沒有想過童年中的醫學，會讓人作夢。

思緒遂乘那鏤著密麻鉛字的紙船，駛入遙遠的往昔之河：西元2000年，國小五年級的我，在學校擔任自治鎮小鎮長、校模範生代表、班長、女童軍等職務；在校外獲全國兒童十大才藝天使獎、新竹縣好人好事代表、學生八德獎、縣模範生代表、全國優良學生代表等近三百個獎項。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：我當選了世界模範兒童－「未來之星」－台灣區代表，在美國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獎，並和家人暢遊迪士尼兩週完全免費的旅程。

這個跨國性大活動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，國際迪士尼和麥當勞協辦，自全世界119國選出2000名「未來之星」，於2000年5月8日齊聚美國佛羅里達迪士尼樂園「明日世界」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揚；換言之，代表中華民國20位代表其中之一的我，也站在那國際舞臺上，分享光榮與夢想，留下永恆的記憶。

這次我以醫學領域愛心服務的具體事蹟及實施計畫入選。而舉凡與全世界各色人種交談、站在國際舞台用英語發表己見、跟美國知名人士(例：各單位首長和影視紅星)接觸，接受奧蘭多電視台訪問並上電視和書報封面、暢遊迪士尼(迪士尼封園一週，只提供活動使用)、參觀華納影城、免費享用無限量店裡街上的餐點飲料以及其他等，這些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。雖然歲月遠去，但記憶猶新，更影響了我日後的所行所為。我在這次活動中，找回早已消失的年少輕狂以及純真的夢想，更重要的是：對醫學的一份執著。

活動雖已落幕許久，但人潮卻未散去，直至今日，我與其他19位代表還時有聯絡。周上觀(周大觀文教基金會)可能是受他哥哥周大觀的影響，繼續隨著他的父母到各處病房去演奏薩克斯風、變魔術、說故事給癌童聽，他永遠是個笑瞇瞇的胖男生。包錦蓉（台北市家長會會長之腦性麻痺女），雙腳不太靈活，在殘障體育總會當義工，不久前因猛爆性肝炎緊急換肝救回一命，繼續和生命搏鬥中，她總是不甘於既定的道路，願意挑起特殊的使命，走出一個令人訝異的驚嘆號。我，大學學測以0.1分落榜於台大，痛哭一天一夜，自閉一星期，最後因家人及這些朋友的安慰和以身示教，讓我獲得頓悟與解脫。我自問：我在清楚的看這個世界之時，何以模糊了自己？「未來之星」給我的絕不是短暫的一個獎牌和光環，最重要的是生命全程的陪伴。我怎能經過一片海而忘記它美麗的藍？當命運遞給我一個酸澀的檸檬時，我該設法做出一杯甜蜜可口的檸檬汁。

夢，是書的第一章，是永無終結的故事。曾經有夢，曾經美夢成真。縱使人生多殘酷，總有強敵四周環伺的荊棘路，但相信「未來之星」能為我披荊斬棘，照亮光明路，無論我身在何處，都是織夢、圓夢的好時光。相信醫學，相信自己，再接再厲，身體力行，將夢想化為實際，那麼，所有的美夢都能成真。

教授走到他的目的地了嗎？我懷著困惑躊躇而行。

人類總是缺乏自信，走走停停，通常只要比別人多點自信，或許就能早到成功的彼岸。因為相信這個道理無意中讓自己成了個拼命三郎，也常要教授來提醒：不要太緊張。而這時，我為何而躊佇了呢？時至歲末，期末考、各種報告和活動突然擁塞在一起，覺得自己也變得重要起來，邀我聚會不成的同學有時會有所埋怨的說：「你那麼多事，就是忙到明年也忙不完」。難道真是這樣了？有時在靜夜裡臨鏡自照時，其實無法從反射的影像中歸納出心中確切的感受，只知道生活裡許多事不如預期，而內心世界的秘密卻隨著外在而蛻變。此時混亂的情緒一如激流，怎能為倒影照像？我只是感到渾身空蕩蕩、虛飄飄。

「醫學這一行」在我眼前真實上演。實在想不到，在多則的手機簡訊中，生愣愣地插進來一個噩耗，那是我就讀竹女錄取「教育部高中資優科學培訓人才」負責培訓的大學教授過世的消息，才看完，眼角不禁微濕，俱往矣，俱往矣！後悔封存在回憶裡。

閉上眼睛，任由光線在單薄的皮膜裡造成跳躍多彩的流光，像跑馬燈般旋轉時，往事就這樣一一浮現了。我多久沒回去看他了？教授亦是院長，也是腦醫學博士，年近七十，一頭白髮，身型消瘦，妻兒都在美國，自己一人總以實驗室爲家，我及其他的碩士、博士生就好像是他的孫子、孫女一樣。他一累就以實驗室的地板爲床，我們以衣當被幫他覆蓋是經常的事。他也常達觀的笑著說：「有一天覺得自己不行了，你們不用向馬偕醫院(離清大很近)叫救護車，我自己慢慢走去就是。」或許久居以風聞名城市的他早已有所領悟：生命就像風的起滅，總讓人無法明白他會在何時何處停止。

實驗室，是鎮壓研究人員，使之無法翻身的「雷峰塔」，還是他們發揮學術論文的「軍火庫」？

單爲一項工作奮鬥，再累也累不死人。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。已經被研究和學問鑄就了一大半生命，又要分勻出去一大半來應付無窮的煩人事。每件事都是緊迫，無可奈何的，甚至是堂皇莊嚴的。於是，只好在敲門聲和電話鈴不會再響起的半夜，用涼水抹一把臉，開始手執試管，鋪展論文，進行實驗。這又是一個世界，自己正與各種實驗同行征戰。從來沒有在這種征戰中認輸的習慣，那就捂住呵欠，用杯杯濃茶來吶喊助威。天色微明，過幾個小時又得去開會、教學。累？當然，但想想在醫學廣場拼命的當年，對自己身體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來。鬧鐘響了，立即起身，全不理會病魔已在屋角等待。

我不解，做這些研究醫學的人，爲什麼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單調窘迫了呢？如果每宗學問的宏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爲代價，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爲了什麼呢？如果輝煌的醫學文明總是給醫療執行者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，那麼再過不久，醫學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？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，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，學識和遊戲總是對立，那麼何時才能問津醫學自古至今一直苦苦期盼的自身健全？

僅僅是一塊香雞排，就挑撥了多年研究人員的些許無奈。

教授教導我們的不只是研究實驗而已。在實驗室裡，我可能年紀最小而受到愛護，餐點皆由學長代勞。有一天，輪到採買的博士學長拿回香雞排委屈的向我說：「排了好久才買到，人家賣香雞排的都賺翻了，我們再辛苦研究也賺不了人家那麼多錢。」，開玩笑的話被教授聽到，他也笑了說：「你不甘願做學生，我也不當教授了，我們一起去做王永慶，如何？」當時我的感覺是？！＋－〇※，最難忘的是教授那似訓似教，似怒似笑的眼神。現在才覺得，生命的發射多多少少屈從於群體惰性的薰染，剛直的靈魂常被利益的重擔漸漸壓彎。早期對醫學的信誓旦旦，現在的我卻不禁也要問，做爲醫療人員要如何才能穿越那名利權位的層巒疊嶂？

清大的校園颳著風，將落葉掃往人行道邊緣，如時間蟬蛻後的薄膜，代表著一個生命的過去、死亡。在教授的弔唁大廳裏，幾百個人都痛哭失聲，連陌生人也在這個氣氛下不能自持。他不斷地自掏腰包接濟貧困學生，自己卻承受著許多知識分子都遇到過的磨難、折騰。他對誰也不說這一切，包括自己的子女和學生，只是咬著牙，一天又一天，把近代醫學的研究推到了萬人矚目的一流水平。

我實在忍不住了，站在我爲他書寫的輓聯前痛哭，他是常常誇讚我書法寫得好的，每年都會要我多寫幾副，貼得他研究室裡到處都是，沒想到今年不寫春聯寫輓聯；他是說我繪畫畫得好的，可惜，現在的畫他也看不到了。他是一個少見的好人，他寧願步行或開那部年代久遠的國產破車到學校，省吃儉用以支援更貧困的學生。我忘不了他坦誠、憂鬱、想向人傾訴又不願意傾訴的目光。人越來越瘦，學術論文越發越多；臉色越來越難看，研究越做越精采。

教授，請原諒，我已經淡忘了數年前的筆墨，失落了那番不能複製的純淨，只得用一雙探索醫學之路的手，捲一捲這幾年的酸甜苦辣給你。在你面前，爲你執筆，我把頭上的一切獎牌和成績全都抖落了，只剩下一個赤誠的學生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才能超拔煩囂，感悟到某種跨越時空的人間至情，也像是醫學所追求的那種如沙漠駝鈴，如荒山涼亭，如久旱見雨，如久雨見晴的人性至情。

教授走了，我還在。不管怎麼樣，先得把教授指導的論文找出來，好好看看。我想提醒的是許多恩師和同學們，在從事學術研究時也千萬保重自己的身體，雖然，生命的紅酒永遠榨自破碎的葡萄，生命的甜汁也永遠來自壓乾的蔗莖，但也盡量不要讓身邊的人爲你太傷悲。我需要沉潛與冷靜，但，想著，又哭了，留了好多淚，早點睡。

我突然好想睡，如果我有一張書床的話。

懷抱師殤，一個有史以來最濕冷的寒假在毫無預期中蒞至。今年我沒去合歡山堆雪人，也沒去清靜農場學蘇武牧羊，更沒回去外公家(礁溪溫泉)泡湯，儘管電視和媒體如何慫恿我的神智，我選擇在竹東的自家書房裡與「醫學這一行」過著展卷臥讀的神仙日子。我不是個很有學問的人，能夠擁有一本好書已是大福報，走進書裡，就像走進了漫長的醫學，鳥瞰著遼闊的世界，遊弋於無數閃閃爍爍的智能星座之間，一次又一次，一回又一回……。我欲積跬步以致千里，我感謝老天爺，讓我擁有這份正面的能量，我突然變得渺小，又突然變得宏大，書本成了一個典儀，操持著生命的盈虧縮脹。

托爾斯泰曾提及，任何人都需要爲自己築造一個心裡的單間。書，正與這個心理單間相對應。一個學習人的其他生活環境、日用器物，都比不上書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。我的家和學校一樣，也在火車站旁，不過由於連結高鐵共構工程，火車停駛已一段時日，少了火車的來來去去，鐵道有時略顯孤單，純樸常被現代所綁票，似乎也成了一種必然的現象。雖然如此，書房外的情景因氣候無常仍時時變換，而我則依然故我，因爲有書的陪伴。有時，窗外狂風呼嘯，暴雨如注，我便拉上窗簾，沉浸書海，享受人生的大安詳。書，是精神的巢穴，生命的禪床。雖然我連個小僧也不是，但有時我確實想到了古代的隱士和老僧，在石窟和禪房中吞吐著一個精神道場。我渴望在醫學中入定，靜靜地做一個夢，殷殷地企盼著。

我在大慶鐵道旁的人行道上踽踽獨行。

日子像灌香腸般的一截接著一截，每一截都說著不同的故事，連續而不間斷。我走在回校的路上，這條路已走了好多年，真正走久了，看得多了，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，就像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牠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處。回想大一剛開學的第一個星期，第一部新單車便在這條路上被偷了，之後，第二部上鎖單車也被解體得只剩下一個無辜的骨架殘骸，最後，連保命的兩用傘也被順手牽羊。當時發現物品不見的懊惱、氣憤、甚至詛咒，到後來成爲自我警惕的好習慣：凡事以善爲出發點，用平常心去看待一切事物，更加珍惜、把握當下，知福、惜福、種福與培福。

路的那頭，是醫院的就診區，多年以來，每日皆可看到各種病患來來去去，去去來來。然而日子久了，原先那種見到疾患救助惶惶然、戚戚焉的心情也逐漸蛻變爲更多的關心與投入。是的，把自己當做珍珠，就有時時被埋沒的痛苦；把自己當做泥土，就可讓別人將你踩成一條道路。

我發現了一棵從人行道水泥裂痕下蹦出的無名植物，微風吹來，鮮綠的葉片隨著來往行人的腳步前進、後退，後退、前進，徐徐擺動幾回恰恰。我姑且不去思量它被水泥覆蓋的時間有多長，現在的它可是正青正靚的生命，代表著一種可以包容無常世界的堅韌生命力。迎面走來一對懷抱著新生嬰仔的父母親，我忍不住的想要看看這個小孩，這時，我自己都愣住了，他是那麼的純淨、可愛、美麗，叫人感動，我看到他對我笑了起來。人生路上縱使有失落、無奈與意外，然而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餘地，一種對生命潛能和更新的可能。

隨著氣溫的回暖，一盞盞元宵燈火在街頭巷尾亮起，一聲聲行人「哇塞！」在眼前耳邊響起。元宵節是一個美麗而溫馨的傳承，我想，醫學也正和它一樣：它是春花落土，讓文化生根；它的高感聲光，讓驚豔歡樂；它的藝術垂範，讓心靈豐富；它薪火相傳，讓古意新妝；它獅龍會串，舞動青春；它傳統再生，好戲連台；它物阜民豐，踩踏尋奇；它護國佑民，人神同歡；雖然，它也有掩燈暫息，期約相會的時候；但是，畢竟它總能群策群力，精益求精；然後，走到多年有成，日新月異，發皇光大的目的地。

呵，在異鄉獨自一人的求學生活，並不會只是一個人寂寞的獨角戲。

書，不讀，則難；路，不走，則遠。近在咫尺的醫學大樓就如「醫學這一行」，在我心中鳴起了天樂般梵唄。中山醫大是座山，而我則是水，山水有相逢。山可以低頭看看，側耳聽聽那汩汩有聲的回應；而溪水可以仰望朝拜，隨著那山中幽寺鐘鼓鈸磬，朝朝暮暮，重一聲，輕一聲，伴和著溪水和鳴。婚姻也許講求門當戶對，但人之於醫學的姻緣，不必以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來論斷，而是以「心」爲根本，只要你有心就對了。我是嫁給了醫學的新娘，我也是新郎擁抱著整個中山醫大。

達賴喇嘛在「心經」裡說：「人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事業、健康、愛情、金錢四樣，但一切以『安心』爲最重要」。這正和教授們所欲傳授給我們與目前我所需學習的不謀而合。安別人的心，也安自己的心，醫學的世界，如夜空密佈的星子，而教授有如孔明靜觀天象，引導著他的學子們累積能量，搭乘上孔明天燈飛上星際，遨遊醫學宇宙的奧秘。

於是，我明白，通過閱讀，走入文字，我是一個背著當下行囊的旅人，不必時光機也可以穿過時間經歷古今，不必任意門也可以越過空間遊走中外。之後，更近一層走出文字打開無限角度的不同視野時，可以看見自己原來是一尊千眼的行者，一如那寫了文字的書頁，縱使身在凡間，卻有著三千世界的非凡精采。

行，我繼續行走著，在書裡，也在書外……。